

我國古代對珍珠的認識

申柯姪

(天津商學院, 天津·300400)

人類對珍珠的認識和利用具有悠久的歷史, 珍珠或許也是最早被用作寶石的天然物質。關於珍珠的發現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, 由於珍珠具有色澤美麗, 不經任何加工就可用作飾物, 因而一開始就受到了人們的喜愛。我國古代對珍珠的認識和利用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光輝燦爛的文化, 在許多典籍中均有所記載, 本文擬就我國古代先民對珍珠的認識作一探討。

一、古代先民對珍珠的認識

(一) 對珍珠成因的認識

《尚書·禹貢》記載: “淮夷蠙珠暨魚”。《淮南子》記載: “明月之珠, 螺蚌之病而我利也; 虎爪象牙, 禽獸之利我之害也。”司馬遷則在《史記·龜策傳》中記載: “明月之珠, 出於江海, 藏於蚌中。”東晉王嘉《拾遺記》: “自懸日月以來, 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週, 此蚌千歲一生珠也。”梁代劉勰《文心雕龍》有: “蚌病成珠”的記載。宋代陸佃《俚雅》記載: “其孕珠若懷妊然, 故謂之珠胎。”明代宋應星《天工開物》記載: “凡珍珠必產蚌腹, 映月成胎, 經年最久, 乃為至寶。其云蛇腹、龍頷、鮫皮有珠者, 妄也。”

根據上述史料記載, 我們可以看出, 我國古代先民對珍珠成因認識的描述是非常貼切的, 與現代寶石學對珍珠成因的研究結果是相吻合的。我國古代先民已經認識到, 珍珠產於海中的蚌殼內, 且需經過一定周期的生長方可長成。現代寶石學研究認為, 珍珠的成因可以歸納為二種類型: 1. 外來物質說。即珍珠的形成由外來物質進入珍珠貝類的殼體後, 刺激珍珠貝分泌出珍珠質, 並最終形成珍珠。古代先民不僅認識到了這一點, 並根據這一原理, 在宋代就開始用人工的方法來養殖珍珠, 實屬難能可貴; 2. 病因說。即珍珠的形成是由珍珠貝類外套膜上皮組織發生病變, 或由於珍珠層受到外來刺激, 細胞發生病變而成。關於這種成因, 在《淮南子》、《文心雕龍》中均有記載, 這種認識也是非常獨特的。現代著名寶名學家瑞士的古柏林(Gubelin)博士就認為珍珠的成因是由珍珠貝類的病變所導致的。

(二) 對珍珠品質的認識

明代曹昭《格古要論》記載: “南番珠色白圓光耀者為上, 廣西者次之。北海珠色微青者為上, 粉白、油黃者下也。西番馬價珠為上, 色青如翠, 其老色、夾石粉青、有

油煙者下也。”明代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：“今南珠色紅，西洋珠色白，北海珠色微青，各隨方色也。”“珠有九品，以五分至一寸八分者為大品，有光彩。”《天工開物》則記載：“凡珠在蚌，如玉在璞，初不識其貴賤，剖取而識之。自五分至一寸五分經者為大品。小平似覆釜，一邊光彩微似鍍金者，此名珍珠，其值一顆千金矣。古來‘明月’、‘夜光’，即此便是。白盡晴明，檐下看有光一線閃爍不定，‘夜光’乃其美號，非真有昏夜放光之珠也。”

到了清代對珍珠品質和價值評估的認識更為清楚。曾任廣州府知府的趙翼(1727~1814)在《檐曝雜記》中記載：“廣東珠價初未覺貴，自某巡撫收買，於是價日增。而珠之來自外洋者，亦無所不有。有蚌、蚌二種；蚌珠有底稍平，狀如饅頭，而色微赤，蚌珠則有極圓者，光潔白可愛，然圓者亦不易得也。品珠先論形體，稍有欹側及皺紋，弗貴也。珠又多疵，體或圓矣，而有一、二點黃暈，又珠之累也。圓而無疵矣，又須有精光乃為上品。或因有微疵，而稍加磨治，則光閃爍不定矣。余覺見一顆重三錢，大如龍眼果，異有黃暈如豆許，然已索價萬金，若無疵，雖二萬金不得也。數珠亦用此莊嚴。數珠一百八粒，或用碧霞洗，或用珊瑚及青金石、伽南香之類，價不過三、四千金。其旁有紀念三挂，挂各十顆，以珠為之，每顆重四、五分，欲取其形體光彩一樣相同者，須於數百顆中選配始成。大約重四分者，以四、五千金為率；重五分者，以六、七千金為率。此紀念也。紀念之末，又有小垂角，須體長而上銳下圓者，每顆重六、七分則價七、八百金；重八分以上，則千金矣。三垂角又以三千金為率。而數珠之後，又有一絲綠懸於背者，中為背云，下為大垂角。背云經二寸，非珠可滿也，則中嵌一大珠，重六、七分者，價率二千金；旁嵌四珠，重五、六分者，價亦如之。大角亦珠也，其形亦上銳下圓，而重須二錢始相稱，則索價不貲，率五、六千金矣。又有佛頭四顆，間於百八珠之間，則以碧霞洗及珊瑚之類為之，大者亦須二千金。總計數珠一挂，必三萬金始完善。而珠之形，又有天然奇巧者，或為葫蘆，或如膽瓶狀。此又偶然一遇，欲求成對，雖數年不得。”

以上述史料記載，可見我國古代先民對珍珠品質的評價與計價與今基本相似，均以圓度、小小、光澤、色彩為主要標誌。

二、古代先民對養殖珍珠法的認識

古代先民在長期的勞動實踐過程中，觀察發現蚌貝是不斷地分泌一種物質來加厚它的殼壁，並依據這一現象，經過不斷地試驗，逐漸形成了人工養殖珍珠的方法。在我國歷史上，很早就有將刻有菩薩、壽星等佛象的模子，嵌入蚌殼中，經過幾年的生長，而長成“蚌佛”的史實，在許多典籍中均有記載，有不知者撈到這樣的蚌，而視其為祥瑞或怪異，這可以被看作是人工養殖珍珠的始祖。

《南齊書·祥瑞志》記載：“水明七年越州獻白珠，自然作思惟佛像，長三寸，上起禪靈寺，置剎下。”

唐段成式《西陽雜俎》記載：“隋帝嗜蛤，所食必兼蛤味，逾數千萬矣。忽有一蛤椎擊如舊，帝異之，安置几上，一夜有光，及明，肉自脫，中有一佛二菩薩像，帝悲悔，誓不食蛤。”

唐蘇鶚《杜陽雜編》：“唐文宗皇帝好食蛤蜊。一日，左右方盈盤而進，中有劈之不裂者，文宗疑其異，即焚香祝之。俄頃之間，其蛤自開，中有二人，形貌瑠秀，體質悉備，螺髻瓔珞，足茵萑，謂之菩薩。文宗遂置金累檀香，盒以玉屑覆之，賜興善寺，令致敬禮。”

上述史料充分證明，我國古代先民已經認識到了珍珠的成因，並用模擬的方法，培育了蚌佛。在此基礎上，又經過不斷地試驗，終於摸索出了人工養殖珍珠的方法。

宋龐元英《文昌雜錄》記載：“禮部侍郎謝公言，有一養珠法，以今所作假珠，擇光瑩圓潤者，取稍大蚌蛤，以清水浸之。伺其口開，急以珠投入，頻換清水，夜置月中，蚌蛤來玩月華。此經兩秋，即成真珠矣。”

清康熙年間，劉獻廷《廣陽雜記》記載：“金陵人林六，牛仲云侄婿，玉工也。其人多巧思，工琢玉，言制珠之法甚精，碾車渠為珠形，置大蚌中養之池內，久則成珠。”

根據上述史料記載，我國古代先民自宋代就已掌握了人工養殖珍珠的方法，並且認識到要得到圓形的珍珠，必須植入圓形的假珠這一事實，這種認識是非常準確的，也充分說明了我國古代先民的聰明才智，我們可自豪地說，人工養殖珍珠是由我國古代先民首先發明和創造的。

三、古代先民對珍珠的採撈

由於珍珠生長的習性獨特，一般生長在氣候溫暖、海水清澈和浮游生物繁盛的海域中。我國廣西的合浦〈古稱廉州〉和廣東的雷州，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珍珠的主要產地，具有悠久的歷史，許多典籍均有記載，並把靠近合浦和雷州的海域稱之為珠池，即有“廉州珠池”和“雷州珠池”之說。

《史記·春申君列傳》記載：“春申君上客三千，皆躡珠履。”《漢書·地理志》記載：“粵地……處近海，多犀、象、毒冒、珠璣、銀、銅、果、布之湊，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。”《漢書·王章傳》記載：“妻子皆徙合浦，採珠致富數百萬。”

根據上述史料記載，可知我國古代先民從春秋戰國到漢代，就已開始採撈南海的珍珠。

《新唐書·地理志》記載：“崖州珠崖郡下。土貢：金、銀、珠、玳瑁、高良姜。”“白州南昌郡下。本南州武德四年以合浦郡之合浦地置，六年更名。土貢：金、銀、珠。”唐恂的《岭表錄異》記載：“廉州邊海中有洲島，島上有大池，每年刺史修貢，自監珠戶入池，採珠以充貢。”《舊唐書·懿宗記》記載：“廉州珠池與人共利，近聞本道禁斷遂絕通商，宜令本州任百姓採取，不得止約。”

根據上述史料記載，在唐代珍珠被定為貢品，採用官家監督採撈珍珠。

五代十國期間，產珍珠的南海屬於南漢的統治之下，南漢的第一個統治者劉陟，極其喜好珍珠。《舊五代史·劉陟傳》記載：“廣聚南海珠磯，西通黔蜀得其珍玩，窮奢極侈，娛僭一方……末年起玉堂珠殿，飾以金碧羽，嶺北行商或至其國，皆召而示之誇其壯麗。”其子劉 更是獨樹一幟，於大寶六年(公元963年)，重開採珠場，稱“媚川都”，並專門召募千採珠者，為其採珠朝貢。

《廉州府志·藝文》記載有蘇東坡由珠崖移徙合浦時，端州守郭祥正贈他的一首詩，描述了當時的採珠狀況。詩曰：“君恩浩蕩似陽春，海外移來住海濱。莫向沙邊弄明月，夜深無數採珠人。”

明代建國初期的洪武年間即恢復了置官採珠的先例。《廉州府志》記載：“洪武二十九年丙子正月詔採珠。”據《雷州府志》記載：“自命內監分守珠池，雷、廉始大困。”《續文獻通考》卷二十三“征榷六”記載：“成祖初遣中官採珠於廣東，令於珠池起取蜃戶採之，每戶給予日糧。”《明史·食貨志》記載：弘治十二年(公元1499年)，官府動用1000餘艘帆船採珠，年採珍珠二萬八千兩，花費銀子一萬多兩。此後的正德九年(公元1514年)、嘉靖五年(公元1526年)、嘉靖八年(公元1527年)又下詔採珠。據《合浦縣志》記載：“明代嘉靖五年，採珠之役死者萬計，而得珠僅八十兩。天下謂‘以人易珠’。”由此可見，由於對珍珠的連續採撈，珍珠已經很少了。

明代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：“按廉州志：云合浦縣海中有梅、青、嬰三池。蜃人每以長繩系腰，攜籃入水，拾入籃即振繩，令舟人急取之。若有一紅之血浮水，則葬魚腹矣。”彭大翼《山堂肆考》記載：“廉州府城東南有珠母海，海中有平仁、縣海、青嬰三池，池中出大蚌。蚌中有珠，即合浦古珠也。採珠者乘舟入池，以長纜繫腰，攜竹籃入水，拾蚌置籃內，則振繩令舟人汲取之。不幸遇惡魚，有一線之血浮水面，則知人已葬魚腹矣。”明代宋應星在《天工開物》中，具體地描述了採珠人的採珠作業，並繪圖示之。認為採珠所用之船為“橫闊而圓”，船上配有絞車用於放繩提繩，採珠人面戴錫制似牛犄角狀的空管面具，扣在口鼻上，以使採珠人，可以在水下換氣。

採撈到珍珠貝後，由於珠貝活著時，兩殼緊閉。因此，一般並不立刻剖貝取珠，而是先把珍珠貝擱在坑裏，等到珠貝腐爛，再淘洗裏面的珍珠。宋代越汝適《諸蕃志》有：“掘地為坎置諸坎中，月餘，珠母殼腐，取珠淘淨。”的記載。

對淘得的珍珠，需要按大小分類，我國古代先民很早就學會了使用珠篩。清代谷應泰《博物要覽》記載：“珠篩有金、銀、銅、鐵四種。金、銀者內府篩也，多成化，正德年制，大小三套共二十二只，每只俱有‘海靈效珍’四字為記，如無此字及只數不全者無用也。其銅、鐵者乃古時民間之篩也。”

綜上所述，我國古代先民對珍珠的認識，有著悠久的歷史，對珍珠成因和品質的認識科學、準確，對人工養殖珍珠法的認識，更是說明了古代先民的高超智慧，對珍珠的採撈和使用創造出了我國古代光輝燦的物質文化。這些對研究我國的水產史、寶石知識史，都是極為珍貴的資料，而且也是我國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。